

上海汉口路,东起外滩,西至西藏中路,全长约1500米,是一条有底蕴的马路。

若干年前,我在位于汉口路300号的解放日报大厦上班,几乎天天行走在汉口路上。汉口路路面不宽、低调质朴,但它的风景,却让我沉醉;它的故事,让我充满好奇。

有一次,我偶然得知,1913年秋,梅兰芳先生跟着王凤脚

第一次到上海,就住在丹桂第一台老

板许少卿家里。许家宅邸,位于望平街平安里(今汉口路309号申报馆附近)。据梅兰芳回忆:“这是一所三楼三底两夹厢的上海式楼房。凤二爷住楼上的客室楼,我住楼下厢房,许少卿自己住在我的对面厢房里。”每天,他从平安里出发,到福州路大新街口(今福州路湖北路口)的丹桂第一台演戏……这让我莫名兴奋:梅兰芳走的路,不就是我每天从解放日报大厦到上海书城散步的路嘛!

还有一次,我读到一则《新闻报》轶事:1937年4月25日中午,严独鹤先生在汉口路274号新闻报馆大堂遇刺。刺客名叫金魁,竟是严独鹤主持的“快活林”副刊“谈话”栏目的忠实读者。他行凶的锤



最近连续的炎热让人不敢出门,连树上的知了也懒得不想鸣叫,可我的心一直惦记着要寻找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吕彦直在富民路的居所。

看过卢洁峰老师的新作《中国近现代建筑奠基人吕彦直传》,才知道古拔路(今富民路)55号曾经是吕彦直生前住过的居所。前几天早上,我冒着酷暑,乘着地铁,来到静安寺,出地铁口不远就走到富民路。富民路以前称为古拔路,1943年才改为富民路。通过查阅文献和询问专家,了解到富民路的号码与古拔路基本相同。

首先见到43弄,弄内是华东模范中学。望见中学内有一幢历史建筑,就是当时投资古拔路3号到55号四排新式石库门里弄的投资商都岂生的别墅。而今,石库门里弄已经无影踪,只见到43弄的不远处有一排新的住宅楼,外墙有富民路55弄1-3号的标牌。没有找到吕彦直当时的住所,有些遗憾。但路过富民路197弄,见到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庄俊设计的古拔公寓保存完好,进去转了一圈,富民会馆和联排别墅都保存得很好。

到家后,连忙打电话询问好友邱力立,他以前住在富民路53号。他的祖父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有幸得到民族实业家章宗初先生的帮助,与家人辗转来到当时位于法租界的古拔路,住进53号二楼,过上了相对安逸的生活。

今年是吕彦直先生诞辰130周年。这位清华学子,为设计、监造南京中山陵和主持设计广州中山纪念堂,倾尽心血。简要概括总结他辉煌而短暂的一生:35岁英年早逝。3次获首奖,设计了

刀,是在汉口路161号瑞昌五金店购买的。那时,274号大楼还在,就在解放日报大厦隔壁。我几乎是一口气冲到楼下,走近274号那充满油墨气息的大门,端详、徘徊,然后沿着汉口路东行,似乎要寻回当年的蛛丝马迹……

是的,汉口路就是这样,饱经风霜、扑朔迷离,它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散发着五光十色的魅力,令人着迷。

1843年11月,上海开

埠。开埠前,汉口路还仅是一条通往黄浦江边的泥路,没有名字。开埠初,它自外滩辟筑至界路(今河南中路),因靠近江海关,故称“海关路”。1855年后,海关路向西延筑,先筑至大新街(今湖北路),后又延伸到今天的西藏中路。1865年后,公共租界当局对租界马路统一命名,海关路被命名为“汉口路”,俗称“三马路”。作为“三马路”,汉口路地理位置独特。北侧有大马路(南京路)、二马路(九江路),南面有四马路(福州路)、五马路(广东路)……这些马路,撑起了当年公共租界东西向的交通主干道,又长期处于旧上海的中心区域。

一百多年来,汉口路承载过近代风云,见证过上海成长,留下过洋人、传教士、买办、官员、慈善家、实业家、金融家、革命者、作家、学者、报人、影剧明星、商贩、黄包车夫、苦力、报童、乞丐和名妓等的足印,书写过笔路蓝缕、波澜壮阔的奇迹。

今天的汉口路,矗立

寻找吕彦直在富民路的居所

周培元

瞻仰1962年对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前线指挥所旧址,纯属偶然。那年四月的一天,应西藏山南地区援藏朋友的邀请,我从那曲地区赶赴山南的错那考察访问,其间有一站是去当地最神秘的区域勒布沟探访。

我们从措那县城出发一路向南,沿途森林植被渐次增多,两边山坡上高大鲜艳的高山杜鹃花甚是引人注目。车在山腰行驶,头上白云近在咫尺令之心旷神怡,脚下悬崖深涧令人触目惊心,零星还见到几处神秘的门巴族村落。进入勒布沟区域不久,在一个很不显眼的地方,我意外发现路边竖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张国华前线指挥部遗址”。张国华将军是解放西藏的十八军军长呀,我早就有所耳闻,敬仰不已。莫非此处就是1962年驰名中外、彪炳史册的对印自卫反击战指挥部所在地?我心里忍不住一阵激动,急忙停车,欲前往一探究竟。

下车不远,迎面而来的是一座简易钢架木板桥,桥头石碑上镌刻着“将军桥”三个字,显然是纪念张国华将军的。桥下河床甚浅,布满硕大的鹅卵石,只能在石缝里看到溪水在流动。时值四

代上海的不少新事物、文化现象和建筑地标等,都出自汉口路。汉口路既是路牌,也是里程碑,它记录了上海的昨天,又丈量着上海的未来。

这些记录和丈量,就是我想在《汉口路上》一书中呈现的内容。本书共分十章,每一章节,都聚焦于1843年至1949年间的汉口路地标和人物,以往事碎片和记忆瞬间,串起散落在汉口路上的遗珠,力求通过细节描述,准确生动地再现汉口路的历史场域,找到走过这条路的文化名人,还原在这里诞生的年代传奇。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虽征引了不少史料,考证了某些细节,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是一部学术论著。按我的个人定义,它应该是一部“马路笔记”,可以随意浏览,可以按图索骥。

著名的公共建筑项目:位于香港路的上海银行公会大楼,南京中山陵,广州中山纪念堂及纪念碑。曾经参加过3个校园的建筑设计: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今南京师范大学校址),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校址),上海持志大学(今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

1926年为中山陵设计施工图不久,吕彦直开始腹泻、便血,但他自恃年轻,无暇顾及。1928年,吕彦直病情不断恶化,最终被确诊患上癌症。他一边积极治疗,一边继续工作。1928年下半年,吕彦直在上海肺病疗养院治疗期间,病房中摆放着制图桌和绘图工具,有位记者到病房去采访,以为走错了房间。他深深地被吕彦直以这样拼命的方式与死神抢时间,与绝症作斗争的大无畏精神所感动。

吕彦直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建筑师,也是中国近现代科学普及的推广者。在康奈尔大学求学期间,不仅勤奋读书,他还与同学创立了中国科学社,设计了社徽。他积极撰写科普文章,其中有翻译的《海底水雷》《爱迪生年谱》等,还绘制了《汉张衡候风地动仪》复原图。在上海陕西南路的原明复图书馆,能找到吕彦直设计的徽章图案。

吕彦直也是中国建筑师学会的创立者。他设计的中山陵和中山纪念馆采用“中国固有式”建筑风格,“以西式为里,中式为表”,成为伟大的新创之作。这位清华学子让后人怀念、敬仰。在参观中山陵和中山纪念馆铭记孙中山先生的功绩时,也应该不忘为中国杰出建筑师吕彦直先生怀以崇高的敬意和绵绵的追思。

勒布沟高山杜鹃花永远记得

余凤

在这么不起眼的小屋里指挥的?我默默驻足了一阵,开始端详这间小木屋,很快释然啦。从军事角度看,这个山谷沟深隐蔽,石壁坚固陡峭,易守难攻,小木层低矮不起眼,在杜鹃花和树丛中很难被发现,尤其是敌人飞机轰炸根本找不到目标。指挥所选在此处,并把房子建得尽可能矮,是非常高明的。

继续往里走,路旁丛林间的几处空地上,零星地看到一些用两块木板搭起来的简易帐篷,仅能蜷身入内,据说这就是当年前线指挥部领导和战士们生活起居之处。原物早已腐朽损坏,这些都是按原样复原的,可以想见当年战时生活的艰辛。我想起十多年后对越自卫反击战时老山前线的“猫耳洞”,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随后沿山路转了两个弯,眼前豁然开朗,跃入眼帘的是一座藏南地区常见的蓝铁皮顶的房子,这便是对印自卫反击战指挥部旧址陈列馆,里面详细陈列了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的过

现在流行一个术语,叫“City Walk”。这个术语,上海话早有指证,就是“荡马路”。我真心希望,本书能成为一部读者在汉口路“荡马路”的索引或指南:边走边看,若有所思;回眸一瞥,拍案而语……这,才是我写作本书的初心。

本书写作,始于2023年夏天。不知不觉,日历已翻过了这一年。对于上海来说,2023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上海开埠180周年。180年来,上海滩潮起浪涌,天翻地覆,汉口路是亲历者和见证者。历尽沧桑的汉口路,犹如一棵老树,上海所经历的屈辱、苦难、彷徨、抗争、当家作主和改革开放,都在树干上雕琢出一道道深沉的印痕。

今天,要回望历史,读懂上海,不妨,就让我们走到汉口路上。(本文为《汉口路上》自序,远东出版社出版)



序跋精粹



元和寄养卑田院 乞丐教唱莲花落 教歌 (设色纸本) 朱刚

好友玫近日和相恋多年的男友亮分手,一个人去乡间民宿小住。玫和亮都是我中学同学,两人分分合合闹过多次,这回彻底斩断情丝,怕是受伤不轻。我放心不下,且在都市里燥热得发闷,便休了几天年假去探望。高铁一个多小时落站,客栈主家开车来接,车子沿着蜿蜒的山路溯溪而上,穿行在浓密的竹林之间,时有凉风。气温虽高,感觉却比市区清凉不少。

玫是自由职业者,给好几家刊物写专栏,又是美食、美妆博主,租住的农家小院幽雅雅致不失朴拙,倒是个工作休养两相宜的地方。好友重逢自然欢喜,玫气色尚好,只是笑起来还有点凄然的样子。她给我收拾的房间有一瓶插花,菖蒲、鸭跖草、蝴蝶草和不知名野花野草,看似漫不经心扎成一束,细品甚有意。一看就是她的杰作,一路暑热消减大半。

我们在玫的房间聊天,一台老式落地扇配合着窗外蝉鸣吱呀作响,玫仿制热播剧《梦华录》里赵盼儿做过的紫苏饮。院子里一人一高的紫苏随处可见,挑几片长相顺眼的叶子洗净,和陈皮、甘草、冰糖同煮一刻钟,倒入杯里温凉后挤入鲜切柠檬汁,原本浅褐色的汤汁立刻魔术般变成明艳的粉红色,酸甜中带有紫苏独特的回甘,正是消夏佳

饮。聊着从前与亮之间的琐碎往事,一颗浅浅的滴泪痣衬得整张脸的哀伤愈发生动。两人彼此深爱,却都只会用各自的方式表达爱,意见不合时他冷暴力,而她最痛恨那种带有惩戒意味的毫无回应,多年磨合未果,终于痛下决心彻底分开。

“难怪有空调都不用,一段感情没了就该让它凉凉嘛”,我打着劝她。玫苦笑叹息,“这么多年了,气归气,简直都有点习惯他不高兴时玩失踪嘛,哪能那么快走出

古典消夏

刘春

来,再说我肯定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不念过去不畏将来,不乱于心不困于情,烦恼少生,心静自然凉。不过在这儿住着不用空调反倒更舒服,古人不也没有空调吗,夏天过得不知道多风雅。不如这几天你给我当助手做小视频,咱们就做个简易版的古典消夏主题吧。”

难得她有如此雅兴,乐得奉陪。我们仿《红楼梦》里贾府吃果子的方法,洗荔枝、圣女果、杏、葡萄、蓝莓、桃子、李子各色时令水果一大盘,再泡在放了冰块矿泉水

里镇着,这么五彩缤纷的一碗果品在大玻璃沙拉碗里沉沉浮浮,光是看着就觉得舒畅。玫还问她姥姥要了做凉面的食谱。碱水面加盐煮熟出锅,不过冷水,边拌油边高挑起用扇扇凉,黄瓜、水萝卜切片,绿豆芽、黄豆芽、菠菜、西芹丝焯水断生,按个人口味加盐、糖、酱油、醋、辣椒油、麻油,和花椒、大料、香叶、丁香泡成的五香水,最后还要撒上刚焙熟的芝麻。没有胃口的炎炎夏日,我们俩硬是每人吃了一大碗。

玫和我再接再厉,又做了绿豆百合汤、荷叶冬瓜汤、赤豆莲子羹和酸梅饮。我们还学《浮生六记》芸娘做荷花茶;又发奇想,用超市买的无纺布小药包装了梅花窖茶,傍晚荷花闭时放入茶芯,上午花开时取出,泡出的茶汤竟如香水般有层次,前调荷花清雅中略有苦涩,中调原茶的梅香,后调本茶滋味,真是妙极。原本是来劝慰朋友的,没想到和她过了几天远离喧嚣的清静日子,看她怡然自得煮饮子的样子,我知道再多宽慰的话已不必再说。

蝉鸣仿佛是入世的,苦乐尽在嘶嘶力竭中;也仿佛是出世的,我行我素,旁若无人。

心静自然凉 责编:殷健灵